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申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靄青堂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特而內無寒暑房簷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浮沉於綠水礚礚春籟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



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  
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散  
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  
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  
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  
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  
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  
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

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  
而孤上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  
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昇其堂  
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  
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爲世宗挽  
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  
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  
靖虎門業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

罰情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  
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  
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  
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  
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  
二疏暨皇居徒艱民訟殷繁前格一作革後詔  
一作召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  
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

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  
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  
後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  
朝儀咸一作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  
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  
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暘寺西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  
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一作  
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  
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  
義秉政聞其得金就落索之以二十斤與之  
銜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  
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  
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  
姨所建竝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

女寺竝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  
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  
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  
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  
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  
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  
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闔汝南王  
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

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  
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  
號明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晉  
孝昌年戌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  
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  
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  
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徒倚欲去忽  
見一老翁一作公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

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  
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  
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  
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  
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  
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  
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  
子可年十五新溺處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

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  
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  
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  
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  
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  
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竝  
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  
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里內有大覺三  
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一作

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

從樹着地盡化爲水有

一作

承光之柰承光

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  
有延賢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

也肅字公懿琅琊人僞齊雍州刺史與之子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尙公主謝作五言詩贈之其詩曰本爲箔上蠶一作無今一作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一作絲時公主代肅答謝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七

云針自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一本多有字愧謝之一本多色字遂造

正覺寺以憇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鮓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

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旌之長所好不同竝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坭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

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臭逐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

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义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义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义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九

竝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內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毫近遠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同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

世光宅口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  
東邑峭峒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  
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  
景雕曠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  
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  
命乃睠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  
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

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  
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  
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  
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  
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  
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  
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暉初僞齊建安王蕭寶  
寅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

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列  
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  
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  
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  
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  
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間阿那肱  
史作環  
下同  
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  
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十一

進之下可班那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  
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  
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  
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  
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  
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  
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  
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

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陰陌綠柳垂  
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  
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  
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請取之魚味甚美京師  
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  
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  
所獻皆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  
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牆走出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於外逢樹卽拔遇牆則倒百姓驚怖奔走交  
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  
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  
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  
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  
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送二虎一豹帝  
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  
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

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跟曳  
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  
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  
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  
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  
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  
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五十三

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  
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咎魏時發塚得霍光  
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  
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  
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  
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  
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  
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

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  
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  
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  
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  
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  
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  
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  
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

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  
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  
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達路遇  
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  
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  
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爲槨人問  
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  
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

穰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  
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  
御道西雍爲余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  
光中雍爲丞相給一本多羽葆鼓吹虎賁班  
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  
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仄一作峻宇轆  
轉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十五

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  
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吹響發笳聲哀轉入  
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  
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  
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  
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  
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  
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恠惡衣餽食

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  
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  
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  
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  
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  
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  
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  
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十六

名豔姿竝蛾眉皓齒潔顏傾城脩容亦能爲  
綠水歌豔姿尤善作么鳳舞竝愛傾後室寵  
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  
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  
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  
以加之正光初廣宗一作文潘崇和講服氏春  
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  
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

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爲住城南一作  
何往曰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  
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  
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暉當  
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  
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穎之  
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  
學皆笑焉

洛陽伽藍記卷三

綠君亭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  
帝祠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  
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  
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

洛陽伽藍記卷四

綠君亭

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嬰堦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竝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鼎佳賓滿席使梁

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  
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擇於下省孝昌元  
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擇太子太師太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  
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諡曰  
文獻圖擇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  
爲黃門侍郎徙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

洛陽伽藍記卷四

綠君亭

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  
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  
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  
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  
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  
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  
末莊帝謀殺余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

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  
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  
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一本作持詔至太原  
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  
戲徽脫榮帽懼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  
形於色遶殿內外懼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

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  
旣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  
被委任及尔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  
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授以有舊  
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  
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  
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  
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

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  
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  
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  
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  
歛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  
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

洛陽伽藍記卷四

綠君亭

四

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  
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  
以爲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惡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  
徽卽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  
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  
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闍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闍

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

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

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余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

葭莢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  
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  
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  
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州  
刺史隴西王介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  
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

洛陽伽藍記卷四

綠君亭

七

寶光寺西隔牆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  
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  
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  
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青炫彩金  
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  
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  
草蔓合嘉樹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  
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

閻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  
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  
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或  
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許審容止可  
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一作臻金蟬曜首寶  
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  
歎服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  
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案成羣俊

民滿席絲桐發响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  
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恡焉是以入或  
室者謂登僊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有  
清拔之句云異林一作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  
或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紉緋綾者唯河  
東裴子明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一作  
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介朱兆入京師  
或爲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一多一東字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暎中比丘道恒立靈僊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市西北有土山魚池亦異之所造卽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

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箏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一作虛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

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

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

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輻車爲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

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

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  
工商上僭議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  
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  
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  
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  
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  
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  
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  
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馬氏悟覺  
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  
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  
然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內咸聞香氣僧俗

長幼皆來觀觀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頗  
有怪異遂改準財爲齊諧里也自退酷以西  
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  
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  
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  
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  
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犖獨不見牛馬之衣於  
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

洛陽伽藍記卷四

綠君亭

十三

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  
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  
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  
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  
續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  
吹箎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  
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

箠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  
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  
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箠琛在秦州多無  
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  
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  
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鑲諸王服其豪  
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掖畫卯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  
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  
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  
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  
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  
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  
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羅霧縠充  
積其內繡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

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

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

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  
磴礁曉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  
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  
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  
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  
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  
雄規不就覺起同謀畧兄弟四人竝罹塗炭

唯畧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  
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  
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  
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  
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  
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劍卒千人畧爲  
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畧

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畧始濟淮

洛陽伽藍記卷四

緣君亭

十七

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咎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寓食他邑

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  
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  
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  
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  
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  
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  
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

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  
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  
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  
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  
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  
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  
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  
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

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  
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  
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  
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  
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遺  
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磚浮圖一所是

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  
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  
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  
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憇之房廡連  
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  
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  
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

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  
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  
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  
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  
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  
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  
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楨榔從扶南  
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

陀至楊州歲餘隨楊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  
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  
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  
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  
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  
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  
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畱王景皓侍中安

定公胡元吉等三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  
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  
待物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  
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  
軀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  
其席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  
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  
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

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  
中夾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  
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  
其坐四面腳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  
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  
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  
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  
迹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

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  
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  
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  
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  
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  
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晉都水使  
者陳騶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闔武場歲終  
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  
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  
張車渠擲刀出樓一文帝亦觀戲在樓恒令  
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  
今爲光風園首菡生焉

洛陽伽藍記卷五

綠君亭

一

凝圓寺闔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  
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  
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亾捨以爲  
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  
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  
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高里殷  
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  
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

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  
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管所止今日百姓造  
瓮子人皆棄去住者耻唯冠軍將軍郭文遠  
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  
謙樂一作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  
閶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  
冠軍家元謙曰此一作凡婢雙聲春風曰儻奴  
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

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  
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  
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  
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  
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  
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烏鼠同穴異種共類  
烏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烏鼠同穴發赤  
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

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  
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  
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  
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  
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  
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  
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  
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

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  
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  
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  
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  
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  
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  
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

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  
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於  
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像一作塔乃至數千  
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  
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暉二年延昌二年  
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廢城  
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闡國王頭著金冠  
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

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  
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  
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  
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

四

一作

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

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闡王不信

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一作毘盧旃在城南

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

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旃語  
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  
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毘盧旃  
鳴鐘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  
眞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  
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  
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  
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繪莫能

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  
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  
五穀甚豐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  
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  
孟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  
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管有商人止宿池側值

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  
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  
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  
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  
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一作危坂千里  
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  
茲非險峭關壘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  
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

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  
流一本多入海二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

以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  
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  
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  
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  
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  
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

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  
十月之初至噉噉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  
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  
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  
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  
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書勅  
懃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  
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氈爲壁王

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腳見大魏  
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  
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噉噉國  
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  
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  
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  
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圍  
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

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  
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歌噠國  
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  
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  
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  
簪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  
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  
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

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踪  
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饒响民多貧困峻  
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  
烏場國鍊鎖爲橋縣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  
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  
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  
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足臨淄之  
神州原田膻膻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

所墜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  
精進茶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箏  
篋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忒罪  
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  
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地  
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鐘  
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  
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

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  
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  
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  
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  
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  
聖人竝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  
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  
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

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  
如來在烏塲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  
僧迦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  
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  
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  
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竝有塔記水  
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  
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  
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  
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  
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  
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  
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  
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一作  
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

集宋雲惠生見彼此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  
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  
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餒虎之處高  
山龍從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  
婉麗花綵矚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  
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収  
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  
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

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  
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  
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  
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  
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  
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

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媧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音一作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

人太子所食

養一作

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

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傅之隔山嶺有婆窳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

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畱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瑯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嚙唎所滅遂立勅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廁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槍

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請軍通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

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嗷烏塲王茲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

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一作日至辛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

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  
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  
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  
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  
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  
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  
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  
渡一溪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

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  
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  
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  
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  
後三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  
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  
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  
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

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  
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  
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爲陛階砌櫺  
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  
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  
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  
二尺施功旣訖蓋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  
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

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  
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  
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  
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旣訖  
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  
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  
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轆絞索一  
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

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  
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  
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  
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  
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  
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  
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

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  
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  
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  
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  
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  
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  
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  
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

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干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鵠之處亦起塔寺

管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燹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甯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  
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  
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  
壁漸漸却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  
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  
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  
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  
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

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  
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年二  
月始還天闕銜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  
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  
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  
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

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  
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  
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禪  
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  
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灑澗有白  
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旣郭外不在數限亦  
詳載之

